

仁祖大王實錄卷之一
劉祖家駒著

十五卷長陵

文史哲學集成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天啓三年癸亥春三月十三日癸卯上舉義兵奉王大妃復位以大妃
命卽位于慶運宮歲光海君故于江華誅李爾瞻等大敵國中上宣祖大
王之孫元宗大王定遠君之子也母仁獻王后具氏建寧王后
贊成思孟之女萬曆乙未十一月初七日誕上于海州府舍時倭警未息
王子諸宮俱駐海州故也誕降之辰赤光照耀異香滿室姿表異凡右股有黑
子無數宣廟嘗曰是漢高之相勿洩也大奇愛之育于宮中親命小字及諱
屬意甚深光海不悅及長聰明仁孝弘毅有大度屢進阻封陵陽君益食議廢
養德初光海在東宮宣廟有欲易之意及嗣位深忌永昌大君豐悅母后
猜疑日積賊臣李爾瞻鄭仁弘等怙憑其惡安置臨海君永昌大君于海島而
殺之族延興府院君金悌男王大妃屢起大獄殺戮無辜上李爾綬昌君佞
亦元宗而王大妃閉大妃于海宮去大妃禍將不測大
清朝初期的中韓關係

劉家駒 著

文史哲學集成

清朝初期的中韓關係

文史哲出版社 印行

⑭

文史哲學集成

清朝初期的中韓關係

著者：劉家駒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〇七五五號

發行所：文史哲出版社

印刷者：文史哲出版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撥〇五一二八八一二彭正雄帳戶

電話：三五一一〇二八

實價新台幣三六〇元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七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自序

本書雖名為清朝初期的中韓關係，事實上則著重於清太宗天聰及崇德二朝與朝鮮之關係。其間先後雖只短短十七年，但在滿洲部族軍政發展的過程中，確佔有非常重要之地位。滿洲部族起源於長白山附近，屬建州女真的系統。在清太祖努爾哈赤建元天命，叛離明朝之後，常有腹背受敵，處於被明朝與朝鮮夾攻的危險，尤其是明將毛文龍盤據皮島後，對後金的威脅最為嚴重。故皇太極於即位之初，即命二貝勒阿敏等率軍討伐毛文龍，並乘機侵入朝鮮，最後與朝鮮訂立平等互不侵犯的兄弟盟約而撤軍。使後金無後顧之憂，可以專力攻取明朝遼東等地方，更使後金突破明朝經濟上的禁運封鎖，以前仰賴於遼東開市所得到的物貨，今則由於與朝鮮的盟好，藉朝鮮開市與通商之便，而獲得一些民生必需品，以加強後金的國力。

朝鮮雖與後金訂立平等兄弟之盟，但仍為明朝的臣屬藩邦，故朝鮮以不背明朝，不怒後金的雙面外交，游移於「事大」與「事強」之間。由於後金軍政上的發展，國力日漸狀大，政治野心隨之而起，遂不滿意朝鮮所謂的羈縻政策。而且朝鮮的兩面外交，也確為後金軍政發展過程中的障礙。當金汗皇

太極改元崇德，建國號大清，並稱寬溫仁聖皇帝時，朝鮮即斥絕其使臣及其勸上尊號的「慢書」，兩國關係自此破壞。清帝皇太極仍率軍攻入朝鮮，圍困朝鮮國王於南漢山城，迫使朝鮮與之訂立城下盟約。

城下之盟對朝鮮而言，則為無條件投降。朝鮮由與後金平等的地位，一變而為大清的臣屬藩邦。清朝為了使朝鮮能夠忠實履行城下盟約的條款並防朝鮮反叛及其與明朝相通，特命朝鮮國王長子次子及三公六卿的子弟入質藩陽，用以脅迫朝鮮一步一步，一條一條的履行城下盟約的條款。城下盟約中最重要的條款則為朝鮮去明朝之年號，絕明國之交往，並奉大清之正朔。惟朝鮮深受宋、明理學的影響，而且在經濟上仰賴明朝，與滿洲部族的生活方式及文化背景完全不同，故朝鮮藉貿易往來於明朝與朝鮮間的潛商而與明朝相通，並潛奉明崇禎正朔。當明思宗殉難，朝鮮無年號可紀，以干支紀年，也不願奉大清正朔。

至城下盟約中「相互通婚」，與徵兵徵糧於朝鮮以征伐明朝諸條款，朝鮮君臣也極端反對。但迫於大清強大的軍力與世子等入質藩陽，其生命與返國均受制於清廷，朝鮮君臣不敢拒絕清人的要求，乃採取「搪塞」、「違拒」、「防塞」、「稽延」等政策，以抵制清人徵兵徵糧與通婚的要求，有些地方實相當成功。總之，清初朝鮮之傾向明朝，與明朝潛通是文化因素的影響及經濟上的實際需要。朝鮮與滿洲部族，則因彼此文化背景不同及生活方式各異，自始則處於不協調與敵對的狀態。但清韓宗藩關係至順治朝後，得以逐步改善而日趨正常化。

從表面上來看，本書所論及的雖爲清太宗朝與朝鮮的關係，實則是後金軍政發展成大清帝國的縮影。尤其是明末清初的稗官野史被清高宗大量銷燬以後，對滿洲部族在關外的歷史，因史料的缺少，甚難探知其真象。而朝鮮的官私文書中確記載著許多滿洲部族在關外的活動情形，是當時人記載當時事的原始史料，實間接有助於瞭解滿洲部族在關外的歷史。我研究中韓關係史即以清史爲著眼，當第一篇論文「崇德改元與太宗伐朝鮮之役」發表之時，正是爲了慶祝沈伯剛先生八秩華誕。沈先生於課堂上常諄諄期勉學子研究中國史，尤其要研究中國邊疆及其民族的歷史。沈先生學貫中西，精闢而富啓發性的授課，雖已逝世將近十年，仍留給人無限的懷念與沉思！我研究中韓關係史，即受沈師的啓迪與影響。

民國六十七年，當我將拙著呈送食貨主人陶希聖先生審閱時，陶老先生即親筆來函鼓勵並邀稿，其後我所著清初中韓關係史的論文，大都在食貨月刊上發表。陶老先生是開風氣之先研究中國社會經濟思想史的前輩權威學者。我在讀大學時，即對中國思想史有濃厚的興趣，曾於民國四十五年六月購得陶老先生所著中國政治思想史四冊，仔細閱讀。其後對清史發生興趣，但所研究的範圍，仍著重於清初社會經濟史方面的問題，即間接受他老人家的啓發與影響。在此並謝謝他老人家對晚輩的鼓勵與獎掖之情。

三十餘年來一直鼓勵我的啓蒙業師段茂廷先生，也是我要衷心感謝的。民國卅九年軍中負傷後，沒有段校長的特准旁聽與入學就讀，我實無緣踏入大學之門。在此向有教無類的段校長致誠摯的敬意。

當然本書的催生者黃大受教授也是我要特別致謝的，承黃教授的鼓勵與愛護，使本書提前出版。而許多師友的鼓勵與督促，也使我滿懷信心，孜孜不倦，執著於完成此書的最大原動力，在此一併致謝。

最後還得感謝內人蔣凱華女士，她以瘦弱的身體，單獨操勞繁瑣的家務而無怨言，使我於工作之餘，還能專心投注於自己的興趣，在精神上對我支持的力量甚大。而本書的校對工作，全由她一人之力。沒有她的辛勞，容忍與鼓勵，我實無法完成本書。

惟一要向讀者深致謙意的則為本書各章節，因係在食貨等刊物上單獨發表，每篇自成一體系，故本書前後各章節難免有重複之處，因出書倉卒，不及重寫，而書中謬誤之處，一定不少，尚祈方家不吝教正！

清朝初期的中韓關係 目次

第一章	天聰元年阿敏等率軍攻伐朝鮮	一
第一節	前言	一
第二節	後金伐朝鮮之原因與阿敏等之出軍	二
第三節	兄弟之盟與兩次盟誓	七
第四節	俘虜之送歸與逃人之刷還	一六
第五節	義州撤軍與開市	二二
第六節	結語	二七
第二章	後金朝鮮之建交與開市	四九
第一節	前言	四九
第二節	使臣之往返與開市日期	五一
第三節	義州與會寧開市	五四

第四節	後金朝鮮之輸入與輸出「物貨」	五七
第五節	金國使臣等之贈給及其需索	六八
第六節	皮島之地位	七三
第七節	結語	七八
第三章	崇德改元與再伐朝鮮	九九
第一節	前言	九九
第二節	崇德改元稱帝與朝鮮之斥絕	一〇〇
第三節	金汗之出兵與進圍南漢山城	一〇六
第四節	朝鮮國王困守南漢與出城投降	一一〇
第五節	城下之盟與撤軍	一二一
第六節	結語	一二九
第四章	朝鮮世子等入質瀋陽	一四九
第一節	前言	一四九
第二節	世子及三公六卿之子弟入質瀋陽	一五〇
第三節	質子館中的生活	一五二
第四節	脅迫朝鮮的第一步	一五四

第五節	脅迫朝鮮的第二步·····	一五七
第六節	脅迫朝鮮的第三步·····	一六二
第七節	結語·····	一六七
第五章	婚媾之締結與助兵攻陷皮島·····	一八一
第一節	前言·····	一八一
第二節	締結婚媾·····	一八二
第三節	進獻侍女·····	一八七
第四節	助兵攻陷皮島·····	一九一
第五節	結語·····	一九七
第六章	徵兵朝鮮之始末·····	二〇九
第一節	前言·····	二〇九
第二節	助攻皮島與四次遣使請寢徵兵·····	二一一
第三節	徵調陸軍與違誤軍期·····	二二〇
第四節	水陸徵兵與水師之敗沒·····	二三〇
第五節	徵調替代軍與審訊橫議大臣·····	二四二
第六節	徵調騎兵砲手與錦州松山戰功·····	二五二

第七節	結	語	二六一
-----	---	---	-----

第七章	徵糧朝鮮之始末	二八九
-----	---------	-----

第一節	前	言	二八九
-----	---	---	-----

第二節	籌備糧餉與糧食暫時匱乏	二九一
-----	-------------	-----

第三節	徵糧朝鮮與海上沉糧	二九七
-----	-----------	-----

第四節	糧船的損失與通謀於明	三〇二
-----	------------	-----

第五節	徵調替代軍與陸路運送糧餉	三〇六
-----	--------------	-----

第六節	遷都燕京與徵糧朝鮮	三一五
-----	-----------	-----

第七節	結	語	三二二
-----	---	---	-----

第八章	朝鮮潛通明朝始末	三四三
-----	----------	-----

第一節	前	言	三四三
-----	---	---	-----

第二節	潛奉明朝正朔	三四四
-----	--------	-----

第三節	潛通明朝與臣事大清	三四九
-----	-----------	-----

第四節	潛商貿易往來與通謀於明	三六〇
-----	-------------	-----

第五節	審訊監禁通明大臣與處斬潛商	三七〇
-----	---------------	-----

第六節	結	語	三七七
-----	---	---	-----

第一章 天聰元年阿敏等率軍攻伐朝鮮

第一節 前言

太祖努爾哈赤崩於天命十一年八月，皇太極由大貝勒代善等擁立爲汗，以明年爲天聰元年。這時後金仍處於被明朝與毛文龍，及朝鮮夾攻之不利地位。皇太極剛即汗位，爲了突破明朝之封鎖，削除內部不安之危機，乃於翌年正月八日命大貝勒阿敏等率軍討伐盤據鐵山之毛文龍，並順便攻擊朝鮮。

其實後金之襲擊朝鮮，只是一試探性之軍事行動，並無必勝把握，及至輕易的攻克義州，阿敏等乃率軍深入，專力攻掠朝鮮，反置毛文龍之實力而不顧，最後與朝鮮訂立互不侵犯之兄弟之盟。

朝鮮之失敗除歸咎其本身軍政之腐敗外，實由於太過信賴明朝義州協防軍，與毛文龍之實力，及至明軍失敗，毛文龍不敵竄據皮島後，朝鮮就無力抵抗金軍了。

後金襲擊朝鮮之勝利，不止是軍事上單純之勝利，在後金政治，軍事與經濟發展上，各有其重要意義：政治上削除內部不安之危機，且抬高其政治地位，可以與明朝遼東守臣一較長短，進而與明朝分庭抗禮。軍事上使後金突破明朝前後夾攻之封鎖，可以專力攻取遼東而無後顧之憂。經濟上亦使後金

突破明朝之禁運封鎖，以前仰賴於遼東開市所得之貨物，今則由於與朝鮮之盟好，藉開市與通商之便，而得到一些民生必需品。故後金天聰元年伐朝鮮之役，其意義與成就，實不下於崇德元年太宗伐朝鮮之役。僅就朝鮮，明朝與清朝等方面的史料，分析此一戰爭及其所引起之問題。

第二節 後金伐朝鮮之原因與阿敏等之出軍

皇太極於天聰元年正月八日，命阿敏、濟爾哈朗、阿濟格、杜度、岳託、碩託等率軍討伐朝鮮，並襲擊毛文龍，此爲後金兩圖之方略（註一）。因毛文龍盤據鐵山與明朝遼東的佈防，實使後金處於腹背受敵之困境。皇太極即位後，爲了突破明朝之封鎖，減除後方之威脅，乃派軍襲擊毛文龍，而朝鮮支助毛文龍糧餉，也是後金所不能忍受的，故皇太極命阿敏襲擊毛文龍時，曾授以兩圖方略，命其順便攻取朝鮮。就整個形勢而言，朝鮮是明朝之臣屬藩邦，與後金僅一江之隔而爲近鄰，故朝鮮實處於重要之戰略地位。明朝討伐後金，必先聯絡朝鮮，造成前後夾攻之有利情勢。後金欲稱雄於遼東，與明朝爲敵，必先避免兩面作戰之危險，突破明朝與朝鮮夾攻之形勢。就滿州之軍事擴張而言，朝鮮之中立或歸向己方，實屬必要。天聰元年後金討伐朝鮮，實有其歷史與戰略之淵源。

當後金軍攻掠定州之時，阿敏曾致書朝鮮國王，其書曰：「大金國二王子，同衆王致書于朝鮮國王：我兩國原無仇恨，今何爲助南朝兵馬，欽伐我國？此一宗也。我得遼東，既係鄰國，爾曾無一句好語？及窩隱毛文龍，助他糧草，尚不較正書寫！與爾國毛文龍等綁來，我兩國和好，爾又不肯？辛酉年我

拿毛文龍，爾國屯民雞犬不動，爾又不謝？此二宗也。爾還把毛文龍，放在爾國，招我逃民，偷我地方，此三宗也。我先汗歸天，有仇如南朝，而尙來吊問，賓禮來賀新汗，與爾國毫無不好心腸，爾國無一人吊賀，此四宗也。先年尙有不好事件，筆難盡述，用此我方統大兵，來爾國要和好。差官認罪，火速來講」（註二）

當後金軍至中和後，阿敏又致書朝鮮國王，其書云：「爾謂我等無故興兵，試言其故！向者我軍往取我屬國瓦爾喀時，爾國無端出境，與我軍相拒，一也。烏喇貝勒布占泰之屢侵爾國也，爾以烏喇屬我姻戚，求釋於我，我爲勸諭息兵，爾曾無善言相報，二也。我兩國原無仇怨，爾於己未年，發兵助明，合謀圖我，幸蒙天鑒，明兵敗衄，爾之帥卒，爲我陣擒，我不忘舊好，故不加誅戮，且蒙養之，縱令返國，至於再三，爾不遣一介來謝，三也。天以遼東賜我，遼東之民，我民也。爾國容匿毛文龍，潛據海島，致我遼東百姓，被其侵擾，聽其引誘，我曾令爾縛送毛文龍，復成兩國之好，爾竟不從，四也。辛酉年，我軍攻勦毛文龍，惟明人是問，只望爾惠顧前好，不以一矢相加，爾國竟無一善言相報，五也。文龍係明國之將，明且無糧餉給與，爾乃予以土地，導其耕種，資之糗糧，贍其軍實，六也。爾云何故殺我何通事？我軍進取廣寧後，禁絕姦細，潛來窺探之人，不殺何待？我皇考上賓，明方與我爲敵，尙遣使來吊！兼賀新君即位！我皇考與爾朝鮮，素相和好，毫無嫌隙，何竟不遣一使吊問？七也。爾如此負思構怨，難以悉數，我用是統率大軍，聲罪致討！爾尙自以爲是，與我爲敵耶？抑將悔禍之延，抒誠引咎，申盟天地，重修和好耶？我且留師五日以待。」（註三）

由以上後金在定州致朝鮮國王之四宗惱恨中，有二宗惱恨與毛文龍有關，其後軍至中和致朝鮮國王之七宗惱恨，有三宗與毛文龍有關。因毛文龍盤據之「皮島」，在登，萊大海中，綿亘八十里，不生草木，遠南岸，近北岸，北岸海面八十里即抵大清界，形勢實足牽制後金，威脅後金之安全（註四）。就明朝之遼東佈防而言，毛文龍提兵海外，蓄銳多年，其主要任務則為牽制後金，「以爲關寧後勁」，且可造成夾攻之形勢，使後金腹背受敵。因皮島距登州，「順風揚帆」，不過二日程，明朝甚易增援皮島（註五）。當阿敏等率軍，「長驅深入」，攻掠朝鮮都邑之時，明朝即諭令毛文龍率軍截其歸路（註六），故知毛文龍盤據皮島，對後金之威脅甚大。及至阿敏大軍平服朝鮮，與朝鮮訂立「各守封疆」互不侵犯之誓約後（註七），大軍撤離朝鮮時，其留兵義州，仍以防毛文龍爲藉口（註八）。故天聰元年後金伐朝鮮之役，實因毛文龍而起。

阿敏率領大軍正月八日從瀋陽出發，以普通行軍日程（註九），十三日渡江直逼義州，乃命總兵官楞額禮，備禦官雅蘇，葉臣及孟安等率軍八十人，襲明軍哨探處，並由朝鮮人韓潤之引導潛入義州，以爲內應。十四日大軍至義州，使人脅降，城中不應，乃趁夜攻城，遂克義州。時城中有明軍一萬，朝鮮兵二萬，勸降不從者，殺之。府尹李堯，判官崔夢良等亦死（註一〇）。當阿敏等率軍圍攻義州之時，曾分軍襲擊盤據鐵山之毛文龍，文龍不敵，退據皮島（註一一）。

阿敏等率軍圍攻義州，只是試探性的，及見輕易的攻克義州，乃率軍深入。其義州城，留大臣八人，兵千人防守。據阿敏等三月十四日的捷報：「十五日，我軍進攻定州，斬宣川副使奇協，獲定州

牧使金摺，盡降其民。十八日，招郭山之漢山城，不降，攻克之，獲郡守朴由健，殲其將卒。攻城時，蒙天眷祐，我軍未傷一人，生擒朝鮮道一員，參將一員，游擊三員。十九日，自定州渡嘉山江，駐營。二十日，我軍向朝鮮王舊居平壤進發。廿一日黎明，攻克安州，牧使金浚，兵使南以興，赴火死。殺郡守張敬，副使全尙毅，縣令宋圖南等。城中居民安堵，其守兵二萬，當攻城時，有被戮者。既克後，不戮一人，各令還家完聚，遂駐軍安州。息馬四日，所俘獲悉爲區處。廿五日，自安州起行。廿六日，進至平壤城。城中巡撫總兵以下各官，及兵民等，皆棄城走。是日，我軍渡大同江，駐營。廿七日，師次中和，駐兵秣馬，遣人往朝鮮國王李倬所，未達而還（註一二）。

四月一日朝鮮國王爲了盡「臣子之份」，將後金軍入侵，朝鮮各路潰敗，及與金軍搆和之情形，奏報「天朝父母之邦」，希其衷憐垂察（註一三）。將此奏報與阿敏奏捷金汗皇太極之報告相互印證，可知阿敏並未誇大戰功。他所率領之大軍，自十三日渡江征朝鮮，至廿六日進兵平壤，實未受任何阻檔。據承政院日記之記載，後金軍至安州，朝鮮各路潰敗之情形：

賊兵到安州，平安監司尹暄，棄城出逃，黃州兵使丁好恕出遁，兩西沿路列邑皆潰散，無一處遮截！賊兵如入無人之境，諸將士皆逃匿，無一人當其鋒（以上朝報），十七冊，八〇二頁。

當後金軍進抵平壤時，阿敏仍欲孤軍深入，進逼朝鮮王京漢城，岳託與濟爾哈朗卻持反對意見。他們認爲此次出兵爲討伐毛文龍，非「專力」於朝鮮，「況軍中俘獲者，不勝驅逐馱載」（註一四），而且皇太極剛即位，「蒙古與明皆敵國，或有邊事，當預防，宜盟而班師」（註一五）。關於進軍朝

鮮王京之事，皇太極曾諭令阿敏與出征諸貝勒「公同議定」，「詳加審酌」，「保惜聲名，凡事相機圖之」，「可行則行，慎勿如取廣寧時，不進山海關，以致後悔！如不可行，亦勿強行」（註一六）。最後出征諸王於三月三日與朝鮮國王訂立「各守封疆」，互不侵犯之兄弟盟好，並未進軍朝鮮京城。阿敏以未參與盟誓，甚為不滿，不聽諸王勸告，縱兵大掠朝鮮城邑。復於三月十八日與入質之朝鮮王弟原昌君玖，再訂平壤之盟後，才班師回瀋陽。

朝鮮此次之佈防禦敵，則甚遲緩。當後金軍攻克義州，迫宣定之間，向安州進發之時，朝鮮國王始接前方之戰況報告，乃召集群臣，領中樞府事李元翼，判中樞府事鄭昌衍，申欽，左議政尹昉，右議政吳允謙，備局堂上金塗、李貴、李廷龜、張晚、金尙容、李曙、申景慎、金蓋國、具宏、李弘胄、沈器遠、崔鳴吉、李顯英、張維、大司憲朴東善、大司諫李葵、承旨李如璜、金尙憲等商議禦敵之策。先令下三道徵兵三萬，以李元翼爲下三道及京畿體察使，統帥諸軍，先救關西，確保安州。如安州不守，則國王避入江都，以京畿及臨津爲最後之防線，江都爲最後必守之地。並從金蓋國、崔鳴吉之請將戶曹雜物及版籍輸入江都（註一七）。但入侵之後金軍，「鐵騎長驅，一日之內，可行八、九息之程」（註一八），而朝鮮卻「軍律之不行，忠義之掃地」（註一九），竟「無一人奮身忘身爲國捍禦者」（註二〇），真的到了「無兵可以戰守，無食可以拾支，智者不能爲謀，勇者不能出手」之地步（註二一）。自義州失陷後，朝鮮軍連遭敗北，至正月廿一日，安州也不保。安州爲朝鮮西北重鎮，且爲「積年專力之地」，駐有重兵，安州失陷後，「平壤以東諸城，莫不氣奪」（註二二）。故朝鮮國王